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鹽鐵論卷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鹽鐵論卷三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公羊傳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

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招以滅陳也穎師古曰將謂將有其意也

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於弑父

趙武靈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游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閒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謀叛逆誅及宗族

淮南鴻烈序曰文帝以淮南厲王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

吳田由雷被毛拔伍被晉昌等久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書數十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司馬遷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失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使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

晁錯傳曰晁錯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

侯皆諠譁疾晁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晁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音汙之而况爲不臣不子乎叢談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鍾離意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是以孔子沐浴而朝音潮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去聲棄而違之論語曰陳

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傳去聲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孔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爲亂也精神訓曰晏子與崔子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刼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死亡恐也

若夫音扶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去聲不由其道是盜固與

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絶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舉禹夏紀曰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岳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岳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汝平水土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咎繇舜曰汝其往視爾事矣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左傳曰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

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夫音扶以人璵音歟璠音煩之玼音此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鄭世家曰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

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汜論曰惟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

鼂生忠於漢而讐於諸侯

鼂錯傳曰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軍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乃拜鄭公爲城陽中尉

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荆也

奉使篇曰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臣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音扶）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音霸）王之資也人主統而一之則强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榦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强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去聲）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齊世家曰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

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
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
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
其卒歸於田氏矣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相
簡公後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
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
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
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范雎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
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韓非子曰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
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千乘之君
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從其民而傾其國萬
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從其威而傾
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
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故曰腓大於股
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說山訓曰末不可以

臂下輕上重其發必易强於本指不可以大於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煑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顧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煑鹽予用以杜浮偽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

如淳曰如雲而行言其眾多也轂擊於道顏師古曰轂擊言車乘交馳其轂相擊也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魏冉封陶商鞅姓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鶩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音達鞠鬭雞蹴鞠以革為圓囊實以毛髮蹵蹋為戲劉向别錄云黄帝造以練武士者也左傳曰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中山素女撫流徵音紙於堂上鳴鼓巴歈音俞作於堂下

宋玉曰歌於郢中者引商列羽雜以流徵和者止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西域傳云巴歈二州名其人善舞或曰歈水之人善歌舞漢高帝伐秦巴人從軍歌舞陷陣高祖采其聲後人因加此字一曰吳歌曰歈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戈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解音懈怠何者已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禄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去聲而伯禽富琴操曰文王以紂時爲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附

親是時紂爲無道刳胎斮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傳曰文王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明堂篇曰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相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奉使篇曰江漢之魚呑舟大國之樹必巨傳去聲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之妻子乎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故夫貴於朝音潮妻貴於室富曰

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户之列而望卿相去聲之子孫是以跛音避夫之欲及樓季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虚望哉韓嬰曰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滎澤之水無吞舟之魚

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禄以養去聲其妻子而已乎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禹思天下之民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之民有飢者由已飢之

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夫音扶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韓信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義非樂音洛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爲文魏成子所以爲賢也論語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子曰可以爲文矣魏世家曰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踈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為黨周公

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爲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音潮）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戸跛（音避）夫而望疾步也（管仲傳曰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

刺復第十

大夫乃爲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音冲）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通作

治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召而望子高周召周公旦召公奭也郎顗曰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逵天地之功增日月之燿者也高士傳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御史按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

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去聲)兒寬以治尚書位冠(去聲)九卿(兒寬千乘人也)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爲縣官興滯立功也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音芮)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拾遺記曰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晉平公之時以陰陽之樂顯於當世燃目爲瞽人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算音律之中考鍾呂

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修務訓曰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音芮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音芮剌音郎達反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音扶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韓非子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然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曹參世家曰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拙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

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視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兒大夫閉口不言

兒寬傳曰寬治尚書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善爲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及還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

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

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去聲）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音扶）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韓非子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呂氏春秋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主術訓曰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智者則天下不足有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雜事篇曰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易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昔周公之相去聲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潮音賢知去聲充門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

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寛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文强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袵宫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誡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

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去聲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去聲天下之士哉

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孔子世家曰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呂氏春秋曰孔墨布衣

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劉向曰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燦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

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去聲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泰族訓曰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舉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以天子而妻去聲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賢

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音洛賢而行臧文子掓之意雜事篇曰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久燕國復太子立爲燕王是爲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

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詩序曰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王逸曰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

蔽賢妬能自高其知去聲訾音紫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詩傳曰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

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兩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列子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主術訓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說林訓曰一日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去聲文武以王去聲天下管仲相去聲桓公以伯音霸諸侯要略曰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樂沉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齊世家曰桓公既得管仲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七年會諸侯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虵同蛇遊霧也韓非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

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也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權重位尊也叢談曰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位之道幾於廢也

公孫丞相去聲以春秋說音稅先帝遽即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 公孫弘傳曰弘為人恢奇多聞嘗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

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内服貂蟬外衣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一殽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食貨志曰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吏益慘急而法令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

博士褚泰泰平準書作大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去聲巡省郡國漢武紀曰元狩六年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矯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

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漢武紀）

朔元年冬十有一月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賢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得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

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勸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奏可

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

班固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歴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奉使則張騫蘇武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

世及是謂特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

君道篇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

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强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周紀曰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呂氏春秋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爲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

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虵同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音洛賢也

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 顔淵曰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韓非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劉峻曰薰猶不同器梟鸞不接翼

當公孫

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荊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平準書曰武帝之時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尚書中候曰呂尚釣磻溪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貔兆得公侯天遣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於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冊通作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

貢禹曰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禁錮不得為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大遂從嗜欲迺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蕭望之曰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

半然後衰止公用彌多而爲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憯音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音閣之法起平準書曰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張晏曰見知謂吏見知不舉故爲故縱以其罪罪之也如淳曰廢格謂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杜周減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平準書曰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酷吏傳云以鷹擊毛摯爲治徐廣曰摯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其欲據

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爲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爲變當世不爲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髠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齊世家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

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别録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説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也

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湣音敏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通作擒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秦紀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温驪騄耳驊騮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

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荀子曰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音扶故軺音韶車良馬無以馳之釋名曰軺車軺遥也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古本作翹車逸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聖德仁義無所施之指武篇曰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强威行敵國說傳曰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

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淵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深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凋世者歟尊賢篇曰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

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齊策曰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駬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都俊盧氏之狗王

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君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及湣音敏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齊世家曰湣王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十六年齊君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爲東帝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

矜功

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内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齊策曰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雜事篇曰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

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歎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爲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

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晩矣而卒見殺故齊閔王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王建聽流說信反間音諫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爲秦所禽通作擒不亦宜乎齊策曰始皇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謂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書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齊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

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竊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世家曰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上聲）牛要（平聲）穆公始爲苟合信然與之伯（音霸）王（去聲）何言不從何道不行孟子傳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即以强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衛鞅傳曰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

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十數百年而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孟子傳曰騶衍覩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

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鮑焦曰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故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貴文辭呂氏春秋曰良御期乎能斷不期乎鎮御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餓於黎丘孟子傳曰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晉文公曰直而不枉不可與長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之匱言以爲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

而稱之猶躄音壁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强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春秋曰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

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繆稱訓曰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汜論曰詘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骨文之謫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

文學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許慎曰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其調陰陽行其道詩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孟子曰百里奚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二君之能知伯音霸王

其冊(通作策)素形於已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伯(音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音潮)不易其俗而成千乘(去聲)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也(齊桓公曰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叢談曰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肹退而隱

處不食其禄　節士傳曰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眛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諸侯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吳國必疾有禍予身故遏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眛立夷眛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兄之庶子也自立為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遏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

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左傳曰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人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使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耳殺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節士傳曰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爲魯侯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

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孔子曰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鳥不翔君子重傷其類者也虧義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爲也聞正道而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子貢曰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汚其君者不履其土鮑焦曰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石買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

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鄒陽曰盛飾入朝者不以私行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

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音悅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音烏在其釋事而退也泰族訓曰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于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泰族訓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安也許慎曰管仲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霸也劉向曰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憂百姓之禍而欲安

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音洛責德篇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主術訓曰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肥醲

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
主弗甘也匡牀蒻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
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其慘怛於
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戚
登民豈乃始懸鍾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
故民流沈溺而不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去聲而不憂非忠臣也夫音扶守節
死難去聲者人臣之職也申鳴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
衣食饑寒者慈父之道也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
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
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
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
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

德也貴德篇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今子弟遠勞於外人主為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册通作策茲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音較以澹古贍字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去聲也為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為慈父賢兄也

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賈生曰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

下是以諸侯力勁强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獘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鸞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音扶）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音賽）自至然後以為胡制於外臣即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古本作平）等問人間所疾苦拯恤貧賤周澹（古贍字）不

足漢武紀曰始元二年閏九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顏師古曰前爲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修務訓曰所爲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端之末議何可以公論乎乃欲以閭里之治而況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畆出於窮巷不知氷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與言也

文學曰夫音扶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原道訓曰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

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音扶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音扶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建本篇曰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大夫種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衆庶之議成大功者

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雜言曰鍾子期死而伯牙絶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暝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大夫曰吾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爲其隳（音灰）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也（春秋曰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也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今鹽鐵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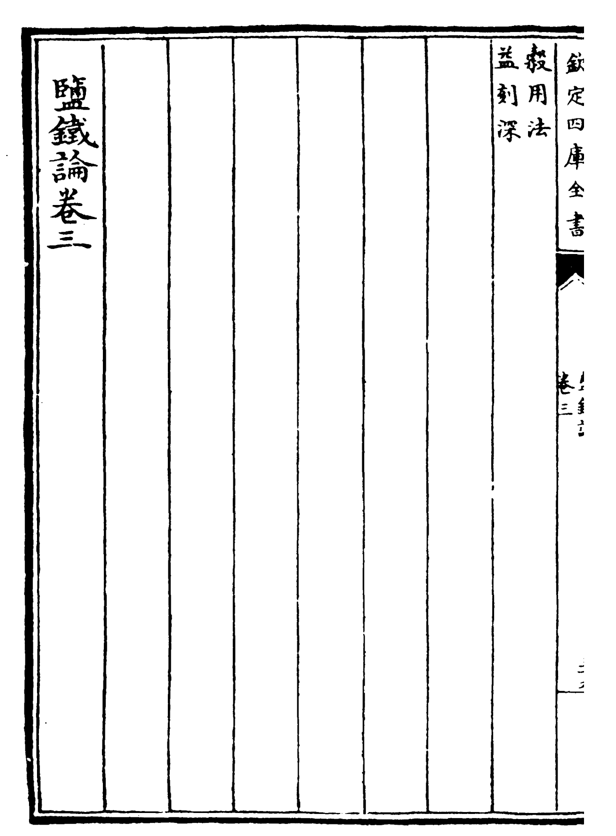
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去聲者隨世而制趙武靈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漢武帝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氾論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

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

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音未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秦紀曰二世東行郡縣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驪山驪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稾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



殺用法
益刻深

鹽鐵論卷三

鹽鐵論卷四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内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

籞(音御)之假(說文曰籞禁苑也顏師古曰池籞謂於水邊作小屋落障魚鳥籞者禁苑之遮衛也本御幸者假與貧民)及北邊置任田官以澹(古贍字)諸用猶不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音丹)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去聲)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澹(古贍字)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澹(古贍字)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

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餧音餒人孟子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澹古贍字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音古爭市利非所

以明主德而相（去聲）國家也夫（音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畆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三輔黃圖曰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澹（古贍字）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籞（音御）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

音扶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音徙田野辟音闢麻枲音徙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公孫鞅曰女事盡於内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呂氏春秋曰大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賈生曰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議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去聲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音闢）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紅（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彊國管仲相（去聲）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伯（音霸）諸侯（齊世家曰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桓公之時管仲為大夫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貨殖傳曰太公望封於營丘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

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强至於威宣也

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

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桓公以千乘去聲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

音灰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音汙欲行淫巧惡音汙欲施大夫君以心計册通作策國用食貨志曰桑弘羊以心計顏師古曰心計不用籌筭也構諸侯參以酒榷音較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鋭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音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音叫山海也平準書曰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食貨志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

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霸名顏師古曰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謂之九府皆掌財幣之官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猵音篇獺音塔而池魚勞國有强禦而齊民消兵略訓曰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叢談曰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記曰高山淺源不出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夫音扶理國之道除穢鉏音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

繩天下誅姦猾絕并無之徒而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冊（通作策）達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音古）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夫（音扶）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扁鵲傳曰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

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

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眏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文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夫

音扶拙醫不知脉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音箴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王符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虚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强呑弱大兼小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去聲數百年内拒敵國

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周紀曰周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音箴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

領大農事筦剌稽滯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皆澹（古贍字）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音魯）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地形訓曰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有不釋之氷）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地形訓曰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皋河濱而田於嶺

坂（音反）菹（音疽）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音遥）役邊民苦於戍（音禦）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去聲）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音複重衣也）冬不離（去聲）窟（苦骨切土室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澹（古贍字）地勢温

濕不宜牛馬民蹠（音隻）耒而耕負檐而行勞罷（音疲）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為園圃卻羌胡以為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騊（音陶）駼（音余）駃（音決）騠（音蹄）實於外廐（騊駼馬類也生北海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

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

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五帝紀曰禹披九山通九澤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於荒服食貨志曰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楙遷有無萬國作乂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音遥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却走馬以糞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韓非子曰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内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内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許慎曰却止也糞田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田行至德之效也或曰國君無道則天下多事戎馬生於郊原國君有道則天下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其後師旅數音翔發戎馬不足牸音字牝入陣牸牝牛也凡獸育子曰牸牝畜母也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去聲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方今郡國田野有壟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畒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

義先公而後巳民臣之職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巳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饉巳不獨衍民衍巳不獨饉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

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音遥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已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髙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澹古贍字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泰族訓曰城有基木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潘氏曰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民靡代耕之秩無儲畜以虞災徒望歳以自必三季之衰皆此物也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强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藉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之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食貨志曰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産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寛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爲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傚田

地曰無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文學曰樹木數（音朔）徙則痿（音委）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原道訓曰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鴝鵒不過濟貈渡汶而死形性不易勢居不可移也伍子胥曰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韓嬰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音朔）起用度不足以訾（音資）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

憚不敢督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色出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音瘡)於惡吏故相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去聲)曰政寛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韓嬰曰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急轡御者非千里之御也)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音扶)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議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

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賈生曰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經始勿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近規之民聞之者磨畏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修文篇曰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著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去聲小役二十冠去聲而成人與去聲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

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荼苦荼也烏燕烏也白項而羣飛者也鄒陽曰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儉力趨時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

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為殤（音傷）未成人也二十而冠（去聲）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鄉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

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百年曰期頤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

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煖非杖不行

王制曰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

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徭音遥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

王制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陳忠曰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刲惟

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

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紫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越絕書曰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米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君道篇曰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三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歟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

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不答也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通作拒彊胡之難去聲烽燧一動有没身之

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剌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强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得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内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音遥役不勞也今

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遠士卒勞罷（音疲）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囂囂喧也又衆多貌詩云讒口囂囂）夫（音扶）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漢紀曰征

和四年搜粟都尉桑弘羊與御史大夫奏言故輪臺以東皆故國處有溉溉田其旁小國少錐刀貴黄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為可遣屯田詣輪臺置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嵗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産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則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田輪臺曩者朕之不明興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羣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敗方士占星氣太卜著龜皆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略盡悲痛常在朕心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為富民侯而勸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善謀篇

曰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槥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

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去聲用兵也

越絕書曰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

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刳姙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賂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周宣王辟音闢國千里非貪侵也詩序曰厲王暴虐周人逐之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承其難命尹吉甫伐之有功而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蟁䖟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去聲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

去沙石鹹音咸鹵音魯不食之地故割什音斗辟音僻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音賽據河險守要害以寬繇音遥役保士民匈奴傳曰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與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顏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人間訓曰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

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三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

今踰蒙恬之塞音賽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音升計非徒是也司馬

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音笻筰音作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音疲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音姚燕齊困於穢貊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什音斗辟音僻之費造陽之役也漢紀曰南夷道君長有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漢之屬以十數靡漢最大自靡漢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自越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作都最大自作都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此皆巴蜀外西南夷也秦時嘗通伍尺之道於此諸國頗置長吏漢興皆棄之及大行王恢之救越也使鄱陽令唐蒙使於南越越食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從西北牂牁江江漢廣數千里出番禺城下蒙因上書曰南越地東西皆萬餘里名為外

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來水道絕難竊聞夜郎精兵可數十萬若從夜郎浮船下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可通夜郎道為置吏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餘人奉幣帛見夜郎侯喻以德意為置長吏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道遠漢終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馬相如亦言西南夷邛筰可作郡上悅之以相如為中郎將往喻意皆聽命後西南夷數反發兵興徭役費用甚多相如知其難通業已達之乃假巴蜀之論以諷上且以宣其使旨於百姓博望侯張騫者漢中人也初為郎應募使月氏時匈奴殺月氏王遂西徙故漢欲與月氏擊匈奴騫行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常持節不失後亡到月氏月氏未有報匈奴意騫留一歲餘乃還並南山從羌中來歸復為匈奴所得留之歲餘會單于死國內亂騫乃與其胡妻來歸漢拜為太中大夫初騫行百餘人惟騫與唐邑氏奴二人得還騫身所到大宛大月支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

國名具為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四國皆在匈奴之西本志曰孝武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絶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漢北而漠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强盛故能積羣貨靚犀象瑇瑁則開揵為朱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毾㲪琪瑠葡萄龍文魚目汗血名馬充於黄門巨象獅兕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

大夫曰挾管仲之知（去聲）者非為廝（音斯）役之使（去聲）也懐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 韓非子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

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踈乃立為仲父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拾遺記曰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筭術者萬人收四方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寳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歷古以來未之有也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去聲卑誹譽訾音紫議以要平聲名采善於當世夫音扶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什音斗辟音僻

造陽也

文學曰夫(音扶)賤不周知(去聲)貧不妨行(去聲)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孔子厄於陳蔡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及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而窮戚不離飯(上聲)牛矣(王逸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朝歌益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見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

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公也雜事篙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為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以窮變節不以賤易志

註言曰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

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繆稱訓曰惟仁之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孫卿曰古之賢人食則饘粥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去聲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立節篇曰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往復反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孟子曰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其仁彼以其爵我以其義吾何

歎乎哉仲尼弟子傳曰閔損字子騫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此之謂與繆稱訓曰伯夷餓死首山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說山訓曰玩玦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獘箄甑瓾在袇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音洛故惟仁者能處約樂音洛貧

高士傳曰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

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夫子愀然變色曰美哉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陽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流離梟鳥閼西謂之流離借以為漂散之義也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平準書曰桑弘羊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

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為出儉節以居之奉(音俸)祿賞賜一二籌冊(通作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去聲)者能籌之夫(音扶)子貢之廢著(音貯)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

貨殖傳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又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

作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齊俗訓曰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詮言曰買多端則貧士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夫皆扶

乘爵禄以謙讓者名不可勝（音升）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音升）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音古）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乎（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澹（古贍字）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音扶）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澹（古贍字）多（泰族訓曰高山

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崇高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内也傳曰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為去聲人者能自為去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荀子曰假輿馬者非利足

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慎子曰行海者坐而致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室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為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為一易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眾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雜言曰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鄰人及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假真訓曰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

勢利也是故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去聲者以衍愚者以困孫卿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覽冥訓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貨殖傳曰農工虞商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子貢以著音貯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澹古贍字焉故上

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縕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

詩傳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居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捉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

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立節篇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立節篇曰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也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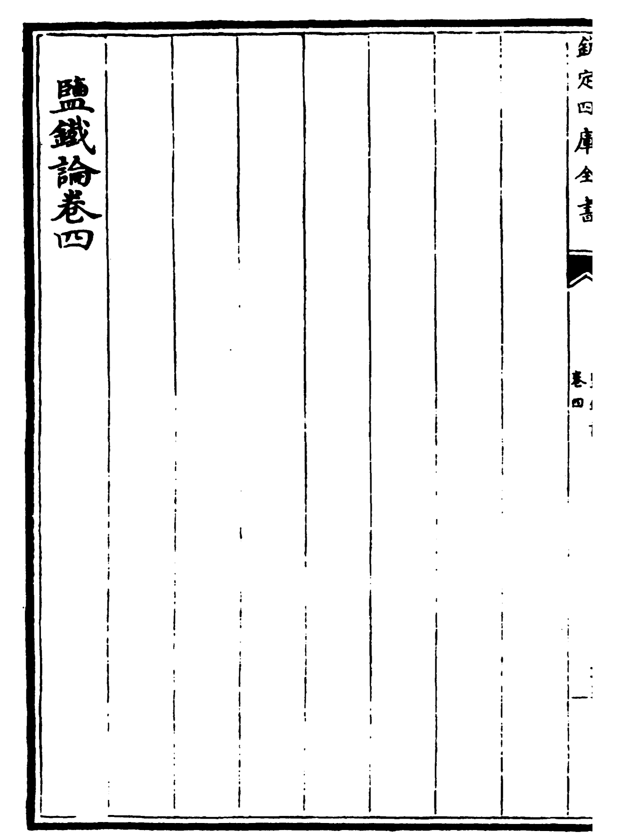
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去聲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知去聲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齊俗訓曰釐負羈之壺飡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

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

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修務訓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居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為吾曰悠悠憝于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雜事篇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

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逆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而輟不攻



鹽鐵論卷四

謹案卷三第一頁前五行[illegible]陳侯之弟招也刊本侯訛係據公羊傳改

第一頁後八行詔使為離騷賦按賦漢書作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與此異

第四頁後七行且臣恐天下之士喋口不敢復言也按漢書喋作拑

第七頁前四行魏冉封陶商鞅姓衛按陶當謂陶朱衛當謂子貢此疑誤

第七頁後一行西域傳云巴歙二州名按此見顔師古注西域傳並無此語

第十二頁前二行欲有所言刋本欲訛必據史記改

第十二頁前四行顳若畫一刋本若訛居據史記改

第十三頁後一行所贄而師者十人刋本十下衍二據韓詩外傳删

第十六頁後三行康樂沉湎刋本樂訛梁今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刋本敬訛項據家語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然而無益于俗稍務于功利矣刋本俗稍訛治脩據漢書改

第十八頁後五行羣士慕嚮刋本嚮訛響據漢書改

第十九頁前五行西面等禮相亢刋本亢訛亢據

說苑改

第二十七頁前四行安能邑邑待十數百年而成帝王乎刋本脫百字據史記增

第二十九頁前八行叔肸退而隱處按春秋三傳肸俱作肸

第二十九頁後四行迮而與季子刋本迮訛作據

公羊傳改

第二十九頁後五行天若有吳國刋本吳作吾據

公羊傳改

第三十頁前七行魯文公之弟也按史記魯世家

文公次妃敬嬴生宣公此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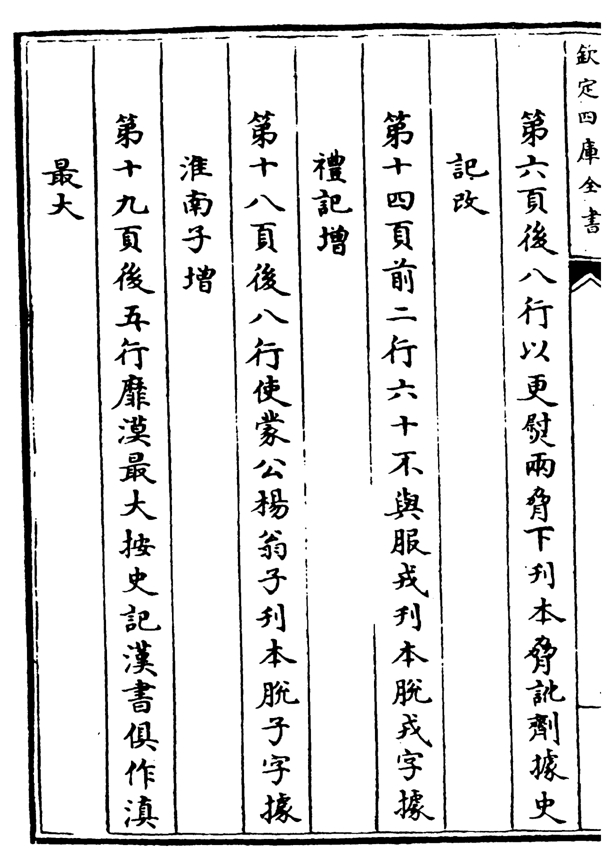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頁後七行而有用我者按今本論語而

作如

卷四第六頁前三行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

于鄭刊本脫秦字據史記增又按徐廣曰鄭當

為鄚



第六頁後八行以更鬄兩脅下刋本脅訛劑據史記改

第十四頁前二行六十不與服戎刋本脱戎字據禮記增

第十八頁後八行使蒙公楊翁子刋本脱子字據淮南子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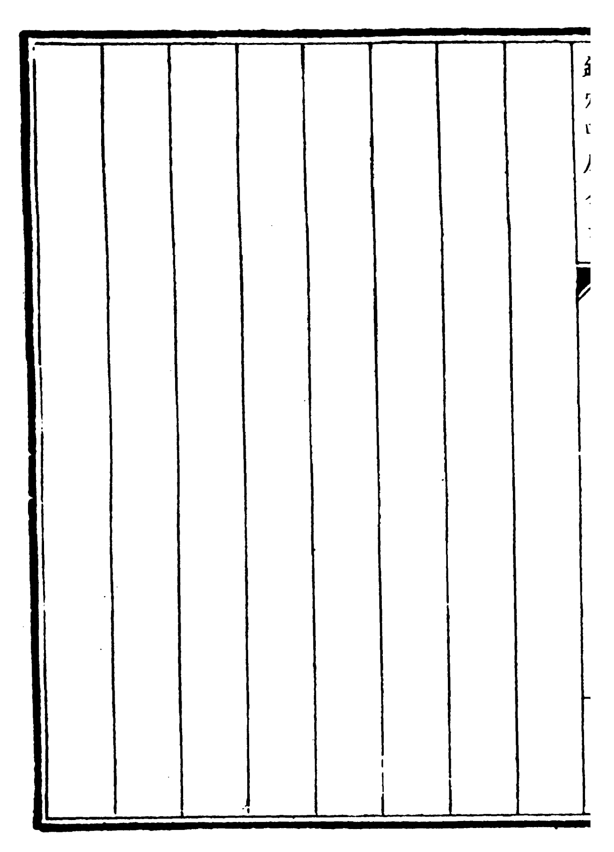
第十九頁後五行靡漠最大按史記漢書俱作滇最大

第十九頁後八行江漢廣數千里按史記漢書俱作江廣數里

第二十頁前三行沓貪漢繒帛以為道遠漢終不能有也刋本繒訛贈終訛中並據史記改

第二十頁前八行惟鶩與唐邑氏奴按唐史記漢書俱作堂

第二十八頁前八行鳌負羈之壺飧刋本羈訛僖飧訛食並據淮南子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王詢